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二四回 通賄部郎驚面壁 待罪御史罰賊銀

話說孔式儀正然安坐入席，忽見濟公向他睜圓兩眼，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你這人啊，你這人啊！也虧你官居極品，難道五常之道都不明白嗎？但我做和尚的不在儒教上考較。俺要請問你怎樣叫做五常？」孔式儀被他說得沒頭沒尾的，只得回道：「五常之道嗎？就是那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便了。」濟公道：「虧你還曉得五常裡面有個朋友呢！既曉得這樣說法，就不該把個朋友從午後一個人留在小房裡，問到這個時刻，連茶也沒給他一碗，燈也沒給他一盞。況且他到這裡，存心也是為你的，腰裡那方方物事，真正累人不過，你倒在這裡陪客吃酒了。你這個心也未免太狠的了，還虧你曉得朋友呢！」說罷，又大喊道：「馬大人，馬大人，你為人的事，可憐也坐穀了，不嫌和尚齷齪，請出來吃杯酒，破破悶罷！」孔式儀聽說曉得他已知道馬仁這一段事故，嘴裡還想支吾，濟公此時真個急了，一手便拿了席上的燭台，一手便拖了孔式儀，說道：「俺同你去找，俺同你去找。」便推車不由自主的，將孔式儀拖到小房裡面。四下一望，並不見有人在內，式儀此時也就奇異，以為馬仁趁坐席的時候，暗暗走了。那知濟公先站著找的，見找不著，復又彎下腰來一看，卻見馬仁下著腰，環著腿，面朝板壁，就同人家小娃做躲躲尋尋，躲在那屋西桌子下面呢！看官，這個馬仁因何就怕得這樣呢？只因他們正人君子，光明正大的事做慣了，今日來替金仁鼎通這賄賂，直即就同做賊一樣。俗語說得好，這叫做「賊人膽小虛」。

濟公進廳之後，他就已經嚇得不知怎樣是好；及至大眾坐席，他並也想逃走，那知走那房門邊一望，見對面恰巧坐的楊魁，是朝房會過的人，深怕弄出破綻，只得仍然縮回。更後又聽見濟公通同說破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忽然又聽見濟公拖孔式儀去尋他，就嚇得沒處藏身，忙急急小一小腰，就躲在桌子下面，連鼻息也不敢出一點。

不料依舊被濟公尋著，一把便拖著他，說道：「馬大人真算是志誠老實，可敬可敬。」

馬仁此時真個又羞又憤，侷促不安。濟公道：「足下不必惶恐，就我和尚今日到此地，也為這件事來的，還另外有事要同你斟酌。我們且外面吃酒，幫同把一班凶僧的口供拷出，一起同金家父子結帳是了。」說畢，又低低的說道：「這奸賊的賊銀足可弄得，待我教你一個法子方妥。」說畢，又大聲說道：「走走走，吃酒去，吃酒去！如其不陪俺吃酒，那俺就真個急了，便徹底澄清，代你們四處去說了。」馬仁見他的話頗為入彀，又見他糾纏不了，只得一同走到外面，同楊魁招呼過了，在濟公對席坐下。

就此杯來盞去，吃了半晌，濟公對孔式儀道：「所來的三□二名和尚，適才大人驚已曉得些節目了，還要請大人就此席前將他們提得來拷一拷口供呢！」孔式儀當命家人到外面，照會值日的傳人站班。不上一刻，皆已到齊，式儀便吩咐將一群和尚通同帶至裡面。下面答應了一聲，就有□多名健役走到班房，還有那湖西營的兵，幫同將一個一個的解上廳來。式儀在燭光之下，定睛把他們一看，知道皆非善類，便問道：「你等名字叫什麼？各人將名字報來！」一個一個皆報道「僧人某某」，「僧人某某」，單有那短膀的和尚高喊道：「咱老子叫本然，咱的兒聽真了，將後木主上就用這兩字是了。」式儀並不動氣，又問道：「你們既然出家，就該曉得佛門的規矩，因何方丈第一日進廟，你們就齊心謀害，這是個什麼道理呢？」只見那書記月靜回道：「我們因這濟顛僧那廝，著名的好吃酒肉，敗壞佛門，反來主持廟事，所以大眾不服，才齊心來殺他的。」式儀道：「胡說！就是心下不服，何得就要殺害？這都是另有情節，有人指使，代我從實招來，免致動用大刑！」那眾僧便同聲說道：「大人請不必多問，我們既認了齊心殺這酒肉和尚了，就請大人定罪，殺便殺，絞便絞，只管絮絮叨叨的怎麼！」式儀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等不要仗意，以為謀害不成，罪不至於殺絞。反轉這樣說法，須知大成廟是皇上敕建的，住持僧是皇上敕封的，你等謀害聖僧，就是讎逆皇上，要據正案定罪，就算大逆不道，只怕還不止於殺同絞呢！所以本部堂叫你們把細情說出，將罪過推在那指使的一邊，便可以開活你們。你們想想，本部堂這話可舛是不舛呢？」眾僧道：「話是一些不舛，但是我等不見情，就請你照大逆無道問罪是了。」式儀見眾僧不甚信哄，便罵道：「該死的強徒！大不識抬舉。來人，代我抬過大刑來，將那廝統統夾起再問！」那司刑官上前便請了刑簽，帶同差役將一副一副的夾棍取來，當堂當堂地擯在地下。

就此三人服侍一個，將要動手，聽席上濟公忙向大眾止住道：「且慢且慢。」

說畢，又向孔式儀道：「大人且請息怒。俺們佛家有個規矩，雖將人置之死地，總不能叫他喊疼叫苦叫痛。設或哭哭啼啼，呼疼叫痛的，走到那閻王案下，那閻王便要責備治佛家的子弟，不應這樣殘酷的法子呢！俺今卻有一法：不但叫他們不疼得難過，而且叫他們癢得好過；不但叫他們不必啼哭，而且叫他們反覺好笑。大人若肯讓僧人做主，管叫把真供取出來是了。」孔式儀道：「現今下面既是審的和尚，就讓聖僧作主，也屬言正理順。應該怎樣辦法，聖僧直即吩咐下面，著他們照辦是了。」濟公道：「既然這樣說法，你們聽差的趕緊去辦四把銅絲刷子送來聽用，如實在沒有銅絲的，就硬豬鬃的也可。」下面聽得濟公吩咐，一個差役先說道：「胡家第二的，此時銅絲刷子大約沒處去辦，好在你家嫂子代人家洗衣服，我看不如老實些將那洗衣服的刷子拿來用一用罷！」那胡二道：「你家不是也有的？因何人家的刷子就該當差，你家的刷子難道是皇帝御賜的不成？」又有一人說道：「胡第二的，他雖不在情理，你也不是這樣說法。總之公事公辦，是家中有刷子的都拿來當差，也不為過。」內有一位老者又說道：「你等皆不必吵窩子，我倒想出一處有銅絲刷子來了。前日那王家謀殺親夫上控的案上，寇大人親去翻屍檢驗，那件作子徐貴不是帶了幾把簇新的銅刷子刷那屍骨的嗎？何不著人到徐貴家去向他借來，這倒是手到擒拿的呢！」大眾道：「用得用得。」隨即一個差人，就便提著那照著用刑的燈籠，匆匆往外就走，暫且按下不提。

單言這班和尚，聽濟公著人去取銅刷子，並說道又不疼又不哭，還要取供，暗罵道：這個賊禿，你真正說夢話，無論什麼酷刑用出來，大約要我們一個字的口供，也有些費事，還在乎你用這銅刷子嗎？但是此時不但眾和尚跪在下面暗中議論，就是孔式儀、馬仁、楊魁、雷鳴、陳亮在席上吃著酒，也想不出這個銅刷子怎樣會取出供來，也並猜摸不出。過了半晌，廚子已將各菜上完，那些服侍酒席的家人，便四面斟了一轉酒，裝上飯來，拎了酒壺往外就走。濟公這一看，真就急煞了，要喊他回頭，又因嘴裡塞了一個拳頭大的肉圓子，喊也喊不出來，只見他嘴裡「哦兒哦兒」的，朝外招手。一個個的拿眼睛望著他，不知什麼用意；陳亮、雷鳴雖然曉得，卻因自家已受了官職，在刑部大人面前比較起來，不過中軍的身份，要想將那拎酒壺的家人喊回，卻又不敢放肆。及至濟公把個肉圓嚥下，能說說話，那拎壺的家人，已不知跑到何處去了，只得將筷子向桌上一擡，呖呼地歎了一口怨氣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算了罷，吃穀了！」孔式儀見他這樣，忙說道：「聖僧還不用飯呢！」濟公把眼睛向他瞪了瞪說道：「你這人好發笑，難道有捱定人吃飯的道理嗎？」式儀受了他個沒趣，暗道：「怪道人說濟顛僧有妖魔鬼怪的脾氣，我今日才頭一回嘗他的滋味呢！」

就此眾人將飯吃完，出席淨面之後，見那拿銅刷子的還不曾回來，濟公便向馬仁說道：「俺向來吃著酒，是沒工夫說話，但那人那件事，俺到想著一個主意，日前宮中內亂，皇上共用去國帑二□萬，就叫他如數的認個報效，倒填年月，申奏上去，然後孔大人代他議個雲淡風清的罪過，再引他有報效軍餉的功勞，功過兩抵，不是就沒有事嗎？但是那個珠子是要叫他交出來的。俺和尚是從來不吃人家的白大飲食，你就照此辦法，回覆那人。你腰間那樣方方的物件就交代孔大人，算今日這酒席帳罷，保管是拿得穩妥的。還有一層，假若那老喊要想還價，你就說我和尚說的，□萬銀子，存了你身邊□年有餘，就照官斷，也該還一本一利，叫他爽撒些罷！大約要想少一釐，怕的當今皇上做得到，我和尚老爺是做不到的。」

當下孔式儀同馬仁聽得濟公這番言語，覺得甚為有理，兩人便至屏後談了一會，馬仁出外便向濟公道：「聖僧在此辦理正事罷，怨在下不陪了。」濟公站起朝他望了半晌說道：「你真個走嗎？俺說的話你都記得嗎？」馬仁道：「記得了。」濟公又道：「俺裡裡外外，前前後後說的話，你都清楚嗎？」馬仁道：「清楚了。」濟公聽畢不住地拍手笑道：「虧你記得，虧你清楚，你倒要算個頂糊塗、頂沒記心的祖師了。你且莫急，讓俺細細的問你一遍，然後你再走不遲。」馬仁只得復行坐下。但不知濟公怎樣向

馬仁問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